

川海文心

虞山幽处泛古思

■申功晶

常熟有座山，名曰虞山；山下有座庙，名唤兴福寺。南朝萧梁年间，上既有天子以身事佛，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。于是，兴福寺成了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。

大唐天宝年间，来了一位“竹杖芒鞋”的“背包客”，纵使尘满面、鬓如霜，也难掩眉目间残存的清朗。石径幽长，当他看到寺前涧泉淙淙，林后幽鸟鸣啭，顿然心生欢喜；古柏森森，一抹黄墙掩映在烟岚环翠间；落红有声，禅院安静得很。须臾间，他脑海中灵光一现，随口吟道：“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万籁此都寂，但余钟磬音。”短短四十个字，让眼前这座低调小众的寺庙从此进入中国诗词文化的浩瀚海洋。

一千多年后，在一个清晨，我走进了这座兴福寺（破山寺），并忍不住以诗情想象观览：看这条石子小道，觉得是当年诗人走过的；“曲径通幽”说的是山坡上那片竹林；茶馆旁的空心潭，或是当年诗人用来泡茶喝的泉水……救虎阁前，方方正正的白莲池更似一块端砚，蘸池水为墨、以青竹为笔，必能写下“一倡而三叹”的珠玑妙句。镇寺之宝“三绝碑”更是集米芾的手书、常建的诗歌、穆大展的雕工于一身。上下打量碑文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诗，固

然是脍炙人口的好诗；字，更是笔走龙蛇的好字。

如今，有很多人像我这样，被常建的诗吸引而来，赏景、品文、怀古。惜乎，正史对常建的生平记述，不过寥寥数语。常建是幸运的，他未及弱冠便进士及第；常建又是不幸的，他官运奇差，长期沉沦失意。在这种不幸下，他选择过着漫游生活。脱离了名利官场樊笼，其实也挺好，诗与远方便在兴福寺里实现了交汇融合。

兴福寺看似冷清，却从不会寂寞。一八九八年，这里迎来了一位鹤发老者。他佝偻着腰，拄着拐杖，颤巍巍踱过通往寺庙的青石板桥，两扇幽深的大门在他面前打开。当老者正欲抬脚踏过山门之际，忽然扭转了头。他浑浊的老眼漠然打量了一下门外的世界，然后一声轻叹，背过身去。从此，廉饮堂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驿站。

这位貌不惊人的老者叫翁同龢。他21岁选为拔贡，23岁

中举，27岁进士及第，是妥妥的“学霸”。可会读书并不见得会做官，尤其是在风谩云诡、充满内忧外患的十九世纪末，“子曰诗云”这套早已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。翁同龢虽然官居要职，但他的才干并不足以持国服众。“居心叵测，并及怙权”，恭亲王的临终评价，为光绪皇帝敲响了警钟。最终，一道革职之令切断了师徒间所有的情分。“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，言辞之间颇有“画地为牢”

的味道。

翁同龢曾是光鲜无比的“帝师”、叱咤朝堂的重臣。当夕阳照下，被革职“开缺回籍”的他，没有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。他常到家乡常熟的兴福寺里走一走，或是一个人站在殿前那棵老樟树下，透过萧瑟而固执的枯枝，仰望着水洗般高而湛蓝的天空。他想到，很多年前，他在紫禁城的上书房给年幼的光绪帝授业解惑，突然，天空一个炸雷，吓得小皇帝哭着直往自己怀里钻。他紧紧搂着小光绪，柔声安慰，眼里满是慈爱。彼时的师生情谊胜似父子……

又一个深秋，“翁师傅”吃力地攀上虞山之巅，他举目北眺——爱徒光绪帝永远是他心头放不下的牵挂。彼时，地处江南的虞山上风好月好，皇城内，江山名义上的主人却泣血瀛台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京城亦无可再恋，而老人布满褶皱的脸上，仍保持着端庄风度。突然，树上一片枯叶掉下，砸在他光秃的脑门上。老人这才蓦然醒悟——包含自己在内的这个如黄昏一般的时代，已逐渐落下帷幕。

兴福寺的大门，在岁月冲刷中开开合合，容纳了多少沧桑历史的影子。我在寺内逛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听到了深沉纯净的钟声。我没有回头，继续往前走，便感到身后真正成了“万籁此俱寂”的天地了。



我与城

行至蔚县赏古堡

■李清

昔日燕云十六州，八百村庄八百堡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蔚县，如同一颗璀璨明珠镶嵌于长城脚下。这里拥有的古堡群落之规模宏大、保存完好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奇迹。

蔚县古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遥远的春秋时期，大多数现存古堡为元、明、清三代所建。它们历经风雨洗礼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，始终静静地矗立在蔚县土地上，默默守护着这片水土的安宁与繁荣。

在蔚县的众多古堡中，暖泉镇西古堡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珠之一。始建于明朝的西古堡村，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古民居、古寺庙、古街巷和古戏

楼，每一处都映射出往昔的精彩模样。步入古堡，脚下是被岁月磨砺得光滑如镜的条石路，深深的车辙印记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热闹与繁华。220多米长的主街贯穿南北，辅以东西两侧交错的小巷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市井画卷。堡内的民居、寺院、街巷、戏楼，让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。

而宋家庄镇，则是另一段历史的见证。自北魏时期建村立寨起，这里便逐渐发展成为隋唐以后的繁华之地，“十里一堡、五里一庄”的布局，生动展现了蔚县古堡群落的错落有序。走进古堡内部，则会发现那些古宅四合院的青条基石、青砖灰瓦、白灰勾缝，都展现出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。门窗皆

为木制，雕刻着各种寓意吉祥的图案；砖雕装饰更是巧夺天工，既展现了古代建筑艺术的魅力，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。

据统计，蔚县可考证的古村堡数量高达425座，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有150多座。这些古堡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经过时光淘洗的珍珠，串联起蔚县悠久的历史脉络。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体现着古代蔚县人民的智慧与勤劳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

蔚县古堡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经历了岁月的沧桑，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韵味与魅力。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堡，更迎来了华丽转身，成为蔚县的一张文化名片。蔚县古堡正以全新的姿态，向世界展示着其

古老而又崭新的面貌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。

我了解到，近年来，蔚县秉持着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堡拯救行动。在这场行动中，“科学规划、修旧如旧、恢复原貌”成为核心理念。古堡的每一砖、每一瓦，乃至每一道裂痕，都被视为历史的痕迹，被精心修复与保护。在蔚县游览时我便深刻感受到，修复后的古堡，被巧妙地融入到人们的现代生活之中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传统建筑承载的文化重焕新颜，古堡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

西古堡村的昔古回院，是由有着300余年历史的清代宅院改造而成的民宿，不仅保留

了精美的砖雕、木刻、壁画，还拥有现代化的酒店设施。住在这里，我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氛围，又能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舒适和便捷。

除了民宿旅居项目，蔚县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节庆民俗文化活动。从游古堡到赶大集、看大戏，再到品小吃、赏花灯，充满浓厚民俗风情的项目，使我仿佛成为了蔚县古堡大家庭的一员，那股感觉，亲切得像回了家一样。

轻轻走过蔚县的村镇，古堡的风韵便在我的眼前流转。走着走着，我便沉醉其中。摸着古堡建筑墙面上的老砖，我心下欢喜，想象着在新时代下，蔚县及其中的人们，也将随着古堡新活力的迸发，展现出更加欣欣向荣的面貌。